



八方丛书

城堡的寓言

钟 鸣著





九方读书

城堡的寓言

书·阅读



123

八方丛书

城堡的寓言

钟 鸣著

花城出版社

城堡的寓言

钟 鸣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插页 130,000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60册

ISBN 7-5360-0899-6/I·806

定价：3.20元

致 读 者

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

八十年代以来，你肯定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有如加速度进行的高空落体。随着大门的开启，新时代的风景线遂缤纷进入你的视线：电子工业勃兴，科学哲学崛起，各传统学科不断衍生为分支学科、边缘学科、系列新型综合性学科……

当此“第三次浪潮”汹涌之际，你将发觉你没有方舟，你所拥有的单方面的知识不足以负载一个沉重的使命。于是，你充满危机感，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种“强迫状态”。变革的热情如此地使你焦灼不安，你渴望，你探索，你力图突破单值性的界限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你不想成为“单面人”。现代人绝不是“单面人”。

为此，我们奉献这套《八方丛书》。

“八方”者，多元多向之谓也。

《八方丛书》将紧密追踪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捕捉读书界的热点，从而具备广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它以文学艺术为主，旁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人文科学，创作、理论、翻译三者并重。在选编过程中，实行以代表性和探索性相结合的原则，而以后者为主。至于作者，则不为古人今人、有名无名所囿，但求著作本身充实、新颖，且富于创造的生机。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对于这套丛书，我们虽未敢自诩为艨艟，但即令小舟一叶，也当有助于你的人生进取，知识的欲求或是美的享受。它应当成为你的有用的工具和忠实的伴从，至少，我们愿意这样。

自序

英雄的城堡

毛德·冈 (Maud Gonne) 在一篇回忆叶芝的短文里，曾描述过他们早年梦想的英雄城堡 (The Castle Heroes)：“它被置于湖中央，是一块爱尔兰的传统圣地，深入那些已经献身给爱尔兰的人们的心中；他们乘坐彩船，穿过湖面来到这里，只呆上平静而灵妙的片刻。城堡用爱尔兰的石头建成，只有四颗戴安娜神祇的宝石和一座或许是爱尔兰的塑像作为装饰。”^① 这座城堡，虽然由于诗人和他永恒的恋人间的分歧——用毛德·冈的话说，就是生活的漩涡使他们各行其事——也被称作“空中城堡” (Castle in the Air)，但叶芝却始终没有忘记它，而且在灵魂里还深深地依靠着它，只是这城堡的属地，已远远超出了爱尔兰。

英雄的城堡，显然是由英雄们的不同心性和冥想构成的，既是英雄的向往所在，也是英雄挞伐旧秩序和宿弊所在。狄德罗工程浩繁的百科全书便是

^① 引自米海尔 (E.H.Mikhail) 编辑的《叶芝，访问和回忆》 (W.B.Yeats,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

他的城堡。这巨大城堡的墙上写着：“我不属于任何人，同时我也属于每一个。你在进来之前，已经在里面了，而在你离开之后，你还是在里面。”^① 康德通过他每晚散步的“哲学大道”，同时达到弗里德里希城堡和《纯粹理性批判》。卡夫卡的城堡是无法到达的，它构成“使人心灰意懒的环境压力，一种使你步步退向失望的压力，一种你觉察不到但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你的压力。”^② 庞德通过象征性的阿尔塔夫城堡（The Castle altaforte）看到的是资本的罪恶营垒和资本对文化的谋杀。

英雄的城堡不一定有神庙的壮观，不必说它没有瑕疵，说它固若金汤，也不必故意扯什么大旗。在英雄眼中，它可以是希腊人的风塔，是毁灭的庞贝，是阿里斯托芬笔下的鸟国，^③ 是培根的“所罗门之宫”，^④ 是狼烟烽火，是爱的幻灭，是乌托邦及反乌托邦，是人类精神之惨败，是腐朽中寂灭与复活的验证，是巴士底中的“自由塔”，是托尔斯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火车皮，是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孤独地打量维苏威火山口的房间

①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② 卡夫卡《城堡》。

③ 见阿里斯托芬喜剧《鸟》。

④ 见弗·培根《新大西岛》。

(A Crater I may Contemplate Vesuvius at Home.)，也是任何一颗崇高心灵栖息的宅邸和寂寞中与上帝私语的书房（卡内堤：一个人的最高愿望就是拥有一座图书馆）。

如果持这种眼光来看的话，我的陋室，便也算得上是一座凋敝的城堡了。这点或许不容置喙，因为我这小小的堡垒，我这清冷的栖身之处，竟是在一座更大的城堡之中呢，我迄今生活的这城市，竟然也为今天的解嘲，埋下了颇为有趣的伏笔呢。据《收神记》载，张仪受惠王之命筑成都城时，墙垣老是无缘无故地坍塌，直到他听了巫师的话，沿着一只乌龟的足迹建造时，墙才高耸起来，乌龟却是死了，死于开路。《酉阳杂俎》里也有类似的原型故事（段成式恰恰也是成都人）：古波斯王筑城时，城高不过两三尺，便要倒塌，最后他的女儿那息，自断手指，遗血成踪，城才沿这血路筑起。那息变成海神，永远生活在城堡下。看来，乌龟和那息都是作了沥血牺牲的符号。

我们谁没有这难筑的城呢，这龟迹呀血痕呀，都看够了。没有神喻似的引导和方法筑不了城，没有勇于为义的精神，垒不起坚固的堡垒。也许巢个温馨的家园，盘弄个人建树，几堵苟活的空壁，些许脑筋、刻苦和突奔就够了，但若大的城邦呢，又要

多少龟呵血呵泪的！

那轰烈的龟阵，我摆不起，只好没有施展余地的做做牺牲的小龟。那长寿好活的灵龟、圣龟，我也担当不来，五千岁，活着也厌烦，何况还要下巴写丹书，背上还负什么乱七八糟的河图，能作作庶龟，能独立，缓行，不受愚弄，沿着别的血路自己筑城，杀条血路，让别人也能筑点什么就行了。

我那老乡段氏的《酉阳杂俎》，有段文字对我颇为不利，说龟绕蛇行，蛇死。我是想做龟，但命里却属蛇。这该不会是我毙于洒扫清道或自困的谶语吧。过去随便那本书都有红颜薄命，英雄气短的教诫。丑八怪，凡夫俗子太多，大家都要舔美人的俏丽，耗英雄的血嘛。因此，为了气长多做些事，我是很注意通过芭蕉来养性的。许多植物花卉，却偏偏成了赵纯卿似的蕉迷。一来怕是与芭蕉有缘。我当工程兵时，在印度支那修过一段公路。记得，出国新鲜那阵，曾挖过芭蕉移到身后做拍照的背景。那时，湄公河的芭蕉，南乌江的芭蕉一串串吊在嘴上吃着，风风雨雨听了不少雨打芭蕉的妙语。另外，特别喜欢芭蕉，是因为它不死的性格。当我在报社分得房子，有了一小块拌着砖瓦石块的墙头空地时，首先就埋了几块芭蕉蔸，没怎么管，便翠绿绿地活了。这时才明白芭蕉的生命极顽强。

曾有鸡蛋挑骨头的人说王维雪中芭蕉图有误，这些便是不知芭蕉“气长”的。莫说实际有岭外雪中芭蕉，我想，只要不是那种巴结上林而枯焦的“巴焦”，①便会不拘四时地活着，而且非常奇特地活着。俗语“火烧芭蕉心不死”。《闲居杂录》筷子用得暗黑，插入芭蕉树中，次日取出，洁白如新，瞧，筷子时时穿插，也杀不死芭蕉。

原住楼底，芭蕉在窗口敷得有些铺张。大有芭蕉树下生坐禅之意。后来搬到二楼，为难之中，硬着头皮刨土、分身、断根，伤着芭蕉的地方，“眼泪”直淌，终于分出几株小的到楼上盆栽。先是一些日子的叶枯枝干萎缩，没抱什么希望，但过了时候，只喂了些清水，便又活转过来，而且越来越粗大，蕉叶一卷一卷地张开，又织成玉网，只是高矮有了局限，但仍然能够为我遮阻外面的舟车华焕、市嚣灰尘，以及有口皆碑博具商务的秽气；几匹翠玉似的蕉叶，依然把它们初发的嫩绿和老到的墨绿，泼进室内，泻在壁上和书卷上，使我恢复了许多遐想和不死的念头。

我这单门独户的堡垒，也常常因自己的痴情和疏忽而被攻破，有“黑格尔的喽啰”拿着《圣经》打上

① 见《舌华录》，明曹臣著。

门来，有声称“朋友”而从不做朋友之事的，带着强盗逻辑争上门来；有撞进来的不速之客、索书客、打探客；有寻机施加累赘的刻薄小鬼；有来嗅嗅英雄有无钱味的美人怨妇；当然也有真正爱慕却又不得不挥泪远走、给我留下回忆和创伤的情侣。但这些无数破入的片刻，都很快被柔和的蕉影凭空洗去。究竟芭蕉是否能像松树似的助人延年益寿，而城堡是否必然地走向孤立的废墟，这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血干力竭前，是否足够明智，足够使自己在许多伤害中有一道坚壳，足够给自家壁垒之外，那鹄立在陡峭山岩上的城堡，送去自己的一丝呼吸，几块惨痛、但却灼人的石头、蛇皮和龟壳。

1990年7月11日于蕉窗小牍

目 录

英雄的城堡（自序）

动物寓言九则	1
捉獭先得射雉	21
雨果笔下的角怪	25
猎熊的程序和速度	30
坡的普鲁托和中国猫	32
托卡皮、河童或帕克	37
虫臆	41
豹房	46
商羊，天雨	52
象罔和罔象	55
希罗多德笔下的圣兽	58
曼陀罗花	61
玫瑰逸事	66
金井梧桐	73
郁金香及游刃或两个皇帝	78
草	82

头发，蝴蝶	86
虾蟆，蟾蜍	90
金鸦	95
多刺的梨树和头颅	97
脑的故事（一）	100
脑的故事（二）	104
脑的故事（三）	108
脑的故事（四）	113
脑的故事（五）	117
瓦	120
笏，熨斗	124
花瓶	130
夏洛蒂的壁炉	137
文字过滤器	146
摩托女郎	149
月亮，溺爱，裤裆	151
黑板人	154
喇叭	157
收藏与收罗	160
黑曜岩	163
一叶知秋	170
睡眠与弓箭	176
鱼鸟虫兽	180

鼠王.....	187
树皮、词根、书与废黜.....	202
与亚里士多德可能的谈话.....	219

动物寓言九则

393—389—8

细鸟是一种最能够接近人类的室内动物。据《太平广记》卷463禽鸟类记：此鸟“大如蝇，其状如鹦鹉，闻声数里，如黄鹄之音”。

细鸟又叫候虫，人们通过它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时间，另外，此鸟好近人，夏夜常集于帷幄上，或盈盈而入衣袖，鸣声不断，故又名蝉鸟。

细鸟属于那种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可以兼顾人类福祉的鸟类。尤其是那些没有希望地生活在宫廷中的女人。只要细鸟附在谁的衣服上，皇帝便会宠幸谁。因此，有许多女子常以香气诱鸟。然而，细鸟最喜爱栖息、把玩的还是人体的幽隐之物。有大胆者，往往集数鸟于一身。据传，婕妤最擅长此道。

细鸟的皮十分珍贵，女人食用后往往艳丽无比，皮肤会在黑暗中发出微光，没有不为男子爱慕的。

因为这个缘故，细鸟便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为皇帝专有，只有皇帝才有支配的权力。当细鸟从秘密的饲养处送到皇帝和他所宠爱的女人们那里时，不相干的人全都要回避。凡私藏、外传、偷食者都要以极刑处死。曾有些豪儒，尽管为皇帝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出于好奇心在自己的书简里偶然提到了这些鸟的音貌还是被杀了头。而嫔妃为了争食，则发生了许多内讧。

由于细鸟常给人带来种种意外的灾难，因此，观察这种鸟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少数观鸟者认为，细鸟是负有某种使命而来的。只不过这种使命由于它的随意性不为人知道。人们唯一清楚的是这些鸟于汉元封五年，即公元前112年从勒毕国迁徙中国，一到达后，它们的原籍便立刻从地球和所有的文字记载中消失了。关于这种鸟和它的神秘国家及速度，人们始终一无所知。

527—677—3207

在我祖先一本字迹快要褪尽的书中，有段批注使我感到迷惑。

汉武帝时，从建章宫内一根华贵的栎木栏中突然走出来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其状如麋。它全身